

· 劉先昌 ·

無可奈何花落去 ——憶消逝的空軍眷村



建國九村入口處現況。

歷經十年，桃園大華空軍眷村全數拆除了，心中滿是惋惜！眷村文化圈的形成需要多麼漫長的時間，而具有特色的群體文化，又需歷經多少歲月醞釀積累，才可以成爲一處文化風景？就曾經居住於建國八村的眷村子弟來看，目前各縣市設置的眷村樣板屋，顯現不出眷村聚落特色的百分之

一；心想有其他方式可以保留眷村文化嗎？

民國九十五年眷村搬遷後，十年中我回去多次，這是我生長的地方、是我的根。之前在臉書上看到同爲眷村子弟發出的訊息：「建國二村、五村、十九村、二十村正在拆除中」，所附照片有的已成瓦礫堆，有的僅剩一道圍牆，照片中倒下的眷村片片磚瓦再再揪著人心。眷村的點滴回憶深烙我心，每次回去，儘管看到的都是廢墟頹瓦的拆除聚落，卻仍能辨識出一個又一個不同單位、袍澤聚集的村子。「老四號」是機械士官及其眷屬的居所，「新四號」住著軍官及其家人，「凌雲一村」則是由蔣夫人撥款，爲解決孩子衆多的家庭所建。這些眷村曾讓進住的軍眷們，產生無比的幸福感，即便區區十幾坪裡容納了七、八口的家戶，大家都都非常雀躍。相較以往，大華眷村區冷清多了，市場也因住民的搬遷離去而顯得門可羅雀。我照例到在地人開的早餐店，叫了一碗豆漿，再點一份韭菜盒子。店裡用瓷碗盛裝豆漿，耐燙且份量適中。老闆是小我兩歲的舊識，年輕時跟著老兵學得一手廚藝，做出來的包子、大餅、韭菜盒子和花捲雖有外省麵點形式，卻少了點家鄉道地味。

接著走進已有年歲的華文商店買雜貨，看到隔壁店家曾經是二村夏媽媽開的餃子館，十年後，已由她兒子的大陸配偶接手，改賣麵食，但仍沿用「夏媽媽餃子館」的店名。憶起當年因餃子館店內裝設簡陋，我們戲稱爲「陋棚」，也讓我回想起那家位在橋頭的中藥房，以前常去替父親買成藥，這一帶在地人生意，大部份是靠眷村人支撐。

不遠處的國中地處蘆竹偏僻之地，然早年升學率在桃園卻能名列前茅，原因是因爲家長們深刻體認到家無

建國十九村幾已全部拆除，但現址尚未做任何利用，看著眷村僅剩磚瓦遺蹟，筆者不斷思索如何保存現有的眷村文化。





從建國理髮店拆除後的屋舍遺蹟，可以看到「新四號」眷村的單層低矮房舍建築設計。

田產，無以資助下一代，所以積極鼓勵鞭策子弟努力讀書，以求未來有好的出路；而眷村子弟也多聽從長輩之命，專心向學，因此考進省中的比例甚高。隨著眷村的沒落，該所國中的升學率也漸趨黯淡。

靠近五村的天主堂是老字号的教會，打從我幼年起，每到耶誕節它就盛情接待教友與民衆；雖然我不是教友，但也曾被照拂。高中畢業聯考前，與鄰村同學在教堂溫習書本，炎炎夏日，天主堂內蔭涼幽靜，使我們得以心靜如水地專心衝刺，順利考取大

學與軍校就讀，進而於畢業後再往社會與軍中闖盪發展。每次回來，看到待我們一向和顏悅色，服侍天主的伯伯，年歲漸增，由青壯進入老邁，韶光匆匆之感頗深，但一口家鄉口音卻仍清脆地在耳際迴繞。

「新四號」前，一排低矮房子不屬於眷村，是一些退伍軍人自建的房舍，有刻印店、木工房、理髮店，理髮店取名「建國理髮店」，老闆手藝慢工出細活，連講話都慢吞吞的。他讓客人坐上椅子後，椅背插進一個鐵環套在身上，再罩上理髮白袍，衣袍透空不沾身十分透氣，這體貼的設備，讓人在夏天不致襖熱難耐，就連頭髮沾到脖頸也似乎沒那麼難受。

第二代眷村人長大出社會後，多購屋搬出，然第一代卻仍自得其樂地待在老屋，安養天年，除了住家環境熟悉外，同袍間有共同話題，且耳聽目見都是家鄉文化，讓他們感到自在安適。

民國九十五年，搬遷命令下來，眷村鄰居們一同住進新式大樓，還擁有所有權，當時老人家們都感到非常高興；但是真的搬進有如鴿籠般的樓層，原本串門子的鄰人們不常往來了，大家才發現新住所比不上老宅子。就我所知，有位老媽媽每當黃昏

之際，就要求老伴與兒、女帶她回家，她說她要回到原本住了五、六十年的老家。

新樓不是老輩人的家，那間由竹篾糊上報紙的牆、木板隔間的房、磚瓦建成的眷房才是他們真正的家。隔著籬笆尚未見到人影，聲音卻已傳來的眷村才是他們的家。搬入大樓後的不適，讓一些老人們深感失落焦慮，最後甚至失智，看在眼裡不勝感慨，終老未能待在竹籬笆內。

閩式建築、山海客家庄、原住民部落群……等，在臺灣本土都能彰顯出多元的族群特色；而一甲子歲月前，一百多萬軍民來到寶島，保衛臺灣，建設臺灣，見證國家經濟主力由農業轉變成工商業，再進入現代化國家，這些軍民後代已繁衍約兩百餘萬人，他們曾居住的房舍，實具歷史文化保存價值。

眷村第一代人是顛沛流離，跟著國家遷移來臺，飽受辛酸的一代人，而他們所建立的眷村更是時代的記憶，是外省一、二代的根，「夕陽西下幾時回？無可奈何花落去……。」落花已成塚，我們攔截不及，使為數衆多的眷村聚落群消逝失殞；但朝陽明日終再現，期盼僅有的眷村文化遺址，能獲得重視與維護。